

女人的一生

莫泊桑著
徐文達譯



女人的一生

女人的一生

新潮世界名著 22

原著者	莫泊桑
譯者	徐文達
發行人	張清吉
出版者	志文出版社
地址	臺北市中山北路七段82巷10弄2號
郵政劃撥	0006163—8號
電話	八七一九一五一
初版	六十七年三月
三版	七十四年三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	局版臺業字第0950號
法律顧問	林金發律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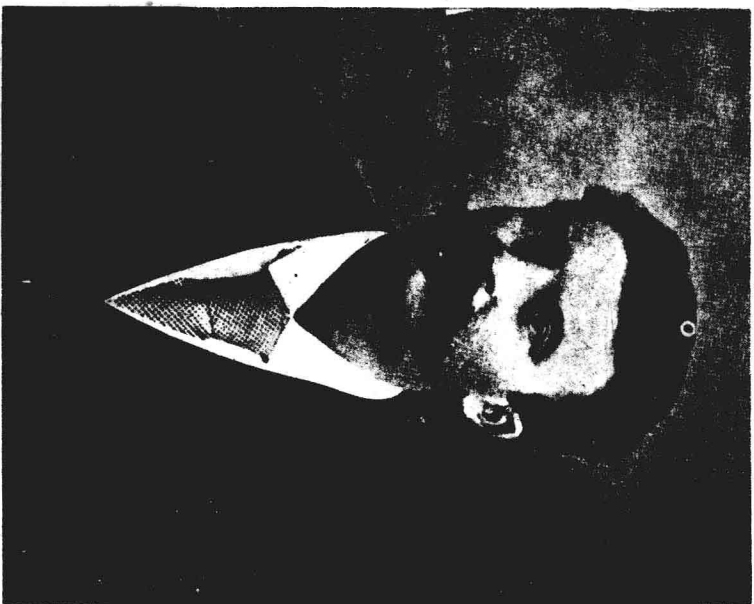
S 8709 / 50 (中 7 — 3 / 8)

女人的一生 第3版

BG 000230



夢想着甜蜜的戀愛與未來幸福的女主角珍娜。
(法國電影『女人的一生』劇照)



法國小說家：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



珍娜的丈夫朱利安



女主角珍娜



福爾維爾伯爵夫人吉爾蓓黛



珍娜家女僕蘿莎莉



跟外表英俊的子爵朱利安訂婚，充滿希望等待着舉行婚禮的珍娜



對生下無父嬰兒的羅莎莉，珍娜親切地問着嬰兒父親的名字。但是想不到是……



獨子保爾的成長成為珍娜唯一的希望，但……



兒子保爾却使她的期待落空了，沉迷於放蕩，珍娜在孤獨中逐漸衰老



受到許多親友們的祝福，珍娜與朱利安出發去蜜月旅行



眼見日趨變為粗野、吝嗇的丈夫，珍娜婚前的美夢漸感幻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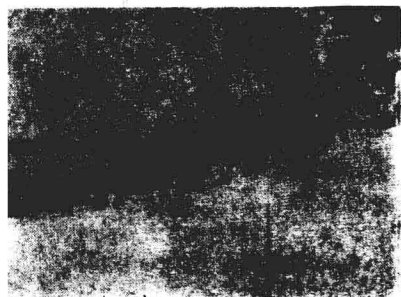
丈夫朱利安跟吉爾蓓黛醉心於違背人倫的戀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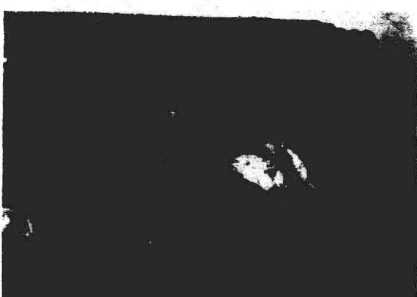
莫泊桑誕生的家，密洛梅尼爾邸宅



自殺未遂的莫泊桑被送往
巴黎郊外的巴塞精神醫院



「女人的一生」的舞台：艾德路塔海濱



莫泊桑少年時代遊玩的場所，成為
「女人的一生」舞台的艾德路塔海岸



1897年建造於巴黎蒙蘇公園裏的莫泊桑銅像



「女人的一生」出版那年在艾德路塔建造的避暑別墅

目 錄

莫泊桑其人及其作品／代譯序	……	一
主要人物表	……	一九
女人的一生	……	二一
1	……	二一
2	……	三九
3	……	四七
4	……	六四
5	……	八四
6	……	一〇二
7	……	一二二

莫泊桑其人及其作品／代譯序

莫泊桑出生於一八五〇年，這一年正是拿破崙三世奪取天下，法國第二帝政開始的年代。第二帝政於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的普法戰爭後崩潰了。莫泊桑以二十英年參加了這次戰爭，因此，他的青年時期泰半是在第二帝政末期的混亂與第三共和初期的不安中度過的。

第三共和是法國確立近代民主制度的時代，也是議會制度的弊端顯露無遺的時期。由於機械文明的進展與殖民政策的積極推動，股份投資業務進展神速。那些有門第而無資產的貴族子弟爭相與市民階級的千金小姐締結姻緣，另一方面，猶太人在金融界的地位也日益高昇。

由於官僚制度與公司組織的確立，莫泊桑作品中經常描寫的小職員典型誕生了。小職員消極的經濟觀念與物質主義孕生出某種享樂氛圍。外表的繁榮籠罩了當時的法國——尤其是巴黎，但其中却蘊涵着工人階級的興起與悲愁、德法關係與殖民政策等形形色色的矛盾。

在文學世界裏，標榜科學實證的自然主義作家（左拉等人），曾引起極大反響；另一方面，馬拉美、魏爾崙等詩人却想在自己四周築起純精神性的小世界。

在思想方面，實證主義極其盛行，雷南等人嘗試從人文觀念來解釋以前支撐着法國人精神的基督教。宗教的面紗被揭開以後，那些無法坦然沉醉於科學進步中的作家們，都深受灰暗虛無感的侵襲。叔本華所提倡的自然盲目意志替這虛無理論奠下了基礎。莫泊桑很早就傾倒於這位德國思想家，不斷

高喊「造物主的惡意」。

基·德·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一八五〇年八月五日生於法國西北部諾曼第一的一個角落，面臨英吉利海峽的柯省。關於他詳細的出生地，有各種不同的說法，一般認為是接近第厄普的密洛梅尼爾邸宅。莫泊桑在此度過了三年歲月，然後遷居柯省格蘭維爾·伊曼維爾的邸宅。

莫泊桑家本是羅倫納地區的貴族，很早就定居於諾曼第。基的祖父朱爾·德·莫泊桑除了擔任盧昂公賣局分局長之外，還兼營農業。母系的勒·波華特凡家在盧昂經營製絲工場，隸屬富裕的市民階級，與同為盧昂出身的福樓貝家來往甚密。作家福樓貝的父親是市民醫院的院長。莫泊桑的舅舅阿福雷特·波華特凡雖因胸疾早逝，却是福樓貝最親密的朋友，福樓貝對莫泊桑的友誼建立於他從至友外甥身上看出故友的輪廓，進而重睹自己的青春時代。

基的父親古斯塔普·德·莫泊桑是個股票經紀人，除了偶爾到巴黎以外，大都住在費岡、艾德路塔，過着悠閒的生活，是個典型的鄉紳。古斯塔普似乎是個美男子，婚後艷聞頻傳，莫泊桑十二歲那年，古斯塔普夫婦終於協議離婚。

母親羅兒·勒·波華特凡受其兄阿福雷特及福樓貝的影響，很早便對文學發生了興趣，也能用英文讀莎士比亞。她與凡庸好色的古斯塔普性格迥然相異，因而導致家庭的不和，這對其後的作家莫泊桑影響甚大，殆無可疑。據母親羅兒晚年的回憶，莫泊桑九歲時送給母親的信說：

「我的作文獲得了頭獎。××阿姨爲了褒獎我，跟爸爸一起帶我去看馬戲團。爸爸好像也要獎賞我，但我不知道他會賞我什麼。」

離婚後，古斯塔普答應每年付一千六百元給妻子，作為兩個孩子的教育費。羅兒帶領基和小他六歲的弟弟艾維住在名叫「果園」的別墅。這是一所位於港埠艾德路塔的安靜家屋。在此必須附帶說明的是，莫泊桑終生敬愛母親，但也決不捨棄父親。直到晚年，他都一直跟父親有書信往返，而且經常照顧思慮欠周的父親。

莫泊桑度過幼、少年的柯省，土地肥沃，有幾條小河貫穿其間，和緩的山丘綿延，面對英吉利海峽。當時，此地已逐漸闢為觀光區，更有不少藝術家到海岸地區來避暑。畫家莫奈曾描繪艾德路塔的拱門，英國詩人史雲朋在艾德路塔海邊作海水浴時險遭滅頂，幸得年輕的莫泊桑拯救，始脫險境。

莫泊桑跟弟弟艾維有如「逃出牧場的小駒」奔馳於這廣闊的大自然中。他不僅慣於親近大自然，也跟那些在海上與泥土上謀生的漁民、農民及其子弟交往熱絡，並觀察他們的生活。他後來的作品『女人的一生』及許多短篇中所描繪的諾曼第風俗人情，實早已於此時期銘刻在幼小的莫泊桑腦海裏了。

一八六三年，莫泊桑以住宿生身分入神父所辦的伊弗特神學院，但他奔放不羈的性格無法適應學校呆板的生活，未及畢業就被退學。一八六七年，莫泊桑再度離開母親入盧昂國立高級中學。在這比較自由的氛圍中，他已能快樂地享受學生生活。一八六九年，畢業考試順利通過。

一八七〇年，莫泊桑赴巴黎研習法律，却因普法戰爭爆發而中斷，他應召入伍，編入游擊隊。迄一八七一年十一月退伍為止，莫泊桑與侵入諾曼第的普魯士軍英勇戰鬥，其後所寫的許多與戰爭有關的短篇小說，均應透過這次實際作戰的經驗來了解。

戰後，他回到艾德路塔母親身邊，但不久就為求職到處奔走。就家庭經濟的需要以及使自己獲得

更多自由而言，莫泊桑都必須立刻找事做。

一八七二年一月七日，他向海軍部提出的求職書曾一度遭受拒絕，後經親友從中斡旋，終在三月末決定錄用。起先擔任無薪的見習生，到翌年二月才第一次領到月薪二十五法朗，此後他便以全職工作，到一八七八年轉入教育部。在海軍部前後九年，表面看來，莫泊桑過着道道地地的官吏生活。但是這種工作除了可得到生活費外實無其他意義，莫泊桑對這工作並不感興趣。上午十點到下午五點的辦公時間，使莫泊桑深感拘束，他越覺得如此，越想把剩下的時間做最大限度的使用。

他首先忙於遊玩。晚年的短篇小說有一篇名叫「蠅」的。故事是說，五六個年輕伙伴合資買了一條小舟，一有空，他們就到塞納河上泛舟，不久一個少女加入做舵手。不知不覺間，這少女懷孕了，却不知是誰的孩子。大家都是孩子的父親，於是他們一起扶養這孩子。這篇短篇已如實地描寫了當時莫泊桑在塞納河上的泛舟情形。

可是，莫泊桑有第三件工作，那就是做個文學家，以建立自己，解除衙門的束縛，這才是他對生存價值的關懷所在。他最初未必有志於做小說家，勿寧說較傾心於詩歌與劇作。總之，辦公、遊玩與研讀使莫泊桑忙得不亦樂乎，但要三者兼顧，實在非常困難。而且遊玩也日漸占去研讀的時間，因而愈傾心於女色和划船，莫泊桑的焦慮感便愈深。在這痛苦時期，不斷鼓勵他、給他勇氣的是福樓貝。譬如他給福樓貝的信中便說：

「……衙門的工作煩死人了，真叫人生氣，簡直無法研讀文學作品，從早到晚都是數字，頭腦空空洞洞，疲倦至極，即使想做什麼也不可能。這世界是建立在盲目的惡意上，未來一片空洞虛幻……」

這些想法常常十分清晰地浮現腦際。對任何事都毫不關心，總覺得只要能住在某角落，不跟人發生關係，靜靜地生活就好了。」（一八七八年七月五日）

「女人的愛情跟男人的頭腦一樣單調。世上的事情都平凡無奇，即使是壞事也毫不引人注目。」

（同年八月三日）

福樓貝的回信說：

「你發牢騷說女人的屁股很『單調』，應付的方法很簡單，那就是不要用。『世上的事情都平凡無奇』，這是現實主義者的嘆息。可是，你要認識什麼便要從較近的地方去看。你會相信事物的實在性嗎？一切難道不是幻影嗎？只有『關係』，亦即只有我們認識事物的方法才是實在的。……總之，你似乎很疲倦氣餒，可不能如此，你應該更快樂地使用時間。更用功一點好嗎？你如果不多用功一點實在不行。……玩女人，划船，運動……似乎都有點過度了。」（同年八月十五日）

莫泊桑不但經由書信得到福樓貝的鼓勵；也拜訪住在盧昂近郊克羅瓦西的福樓貝，或在巴黎福樓貝家的文人聚會中出現。由於不時接觸福樓貝，慢慢奠下了他在藝術上的信念。福樓貝爲了讓莫泊桑熟識報章雜誌的人，總是不忘把他介紹給朋友、知己。因而，一八八〇年以前，莫泊桑已經發表了一些評論。

當時的法國文壇，自然主義派的運動已逐漸興盛，引起很大反響，自然主義派主要是遵從一定的自然法則以追究探索人的心理與情感。愛彌爾·左拉是此一運動的旗手。莫泊桑也是支持左拉文學的青年之一。

一八八〇年四月，莫泊桑以「脂肪球」躍登文壇，成為當時的新進作家。「脂肪球」本來是左拉及其五弟子共同合作，以普法戰爭為主題的短篇小說集「梅蘭夜譚」中的一篇，但是居於老師地位的左拉，其作品甚至不如莫泊桑的「脂肪球」完美。這篇短篇，以冰冷滑稽的筆調，描述一個綽號「脂肪球」的胖妓女為衆人利用、愚弄與欺騙的經過，可說是短篇作家莫泊桑其後所有作品的集中表現。設定社會縮影的技巧、對布爾喬亞社會各階層代表的利己醜態所進行的澈底追究、對政治與宗教無力感的憤怒、在妓女等這類被衆人物身上發現美以及輕妙滑稽的口吻等等，在莫泊桑其後的作品中，以各不相同的形式顯現出來。福樓貝因「脂肪球」的成就曾給予莫泊桑最高的讚辭，稱之為「傑作」。

「梅蘭夜譚」出版後不久，莫泊桑獨自發表了「詩集」，這是莫泊桑早年所寫的作品，其中也有經由福樓貝的指示而細加修正的作品。內容主要是關於肉體戀愛的粗野讚歌。「詩人」莫泊桑現在已完全被遺忘了，當時也未受充分重視。但，莫泊桑在他的文學起點上，一方面是以冷靜觀察的「脂肪球」躍登文壇，另一方面也以熱情詠誦原始生命的詩歌踏入文壇。莫泊桑的一生，這兩種傾向，微妙地糾纏絞合着。

由上觀之，一八八〇年是莫泊桑以華麗之姿躍登文壇的年代，同時，也是他與青春訣別的年代。「脂肪球」、「詩集」發表後不久，福樓貝去世了。日後，莫泊桑常常親切地談起福樓貝。當時馬克西姆·狄·康在「文壇回顧錄」中曾指出，福樓貝因患有痼疾癲癇症，才具有卓越才華，莫泊桑立即撰文激烈否認。

以「脂肪球」聞名之後，莫泊桑定期在當時的大衆新聞「吉爾·布拉斯」和「哥洛瓦」上刊登作

品。度過長期束縛的辦公生涯後，解放的日子終於來臨了。但是他並沒有立刻飛入新開闢的自由天地中，他向當時服務的教育部請得了一年的長假，直到一八七一年為止。事實上，莫泊桑以文人身分積極展開活動是從一八八二年開始，到一八八三年發表『女人的一生』才真正鞏固他的文學地位。

「如彗星般躍登文壇」的一八八〇年，是莫泊桑朝自己期待之自由邁進的第一步，也是他滿溢希望之光的時候，但他同時也有不吉利的預感，深覺悲劇的結局已一步步朝自己走來，因為他本來強壯的身體，在很早以前卻染上可怕的病毒。

一八七八年，莫泊桑給福樓貝的信裏說：

「頭髮仍舊在脫落。據醫生說，我的情形和梅毒菌毫無關係。體質上的風濕症漸漸侵犯到胃和心臟，接着又侵犯到皮膚。」

一八八〇年致書福樓貝，談及右眼的異常，說：

「右眼的調節作用已麻痺。據亞巴第先生說，這病症沒有復原的希望，不過，只要戴上附有特別鏡片的夾鼻鏡，仍可恢復正常的視力。據我自己的醫生（是大學的老師）說，的確有這種症狀，但一定可以治好，亞巴第先生在病理學上，也曾診斷錯誤。總之，據這位醫生說，我得的是與母親同樣的病症——脊髓上方的輕微障礙。心臟障礙、脫髮、眼睛異常，原因皆同。這症狀消失時，另外的症狀又會出現。我想他說的大概不錯（他曾見過好幾個僅因神經原因而頭髮完全脫落的病例。我的症狀別無其他原因）。」

由此可以看出，莫泊桑爲了說服自己，曾儘力設法否定逐漸逼迫而來的命運。他的梅毒菌究是先

天的，抑是後天，迄今仍無定論。如上述信中所見，他的母親爲類似的症狀所苦，弟弟艾維也於一八八九年十一月逝於盧昂的精神病院。所以莫泊桑自己在後天種種行爲上也有充分的機會感染病毒。

莫泊桑以作家身分活躍的十年間，也是他的疾病日益嚴重的時期。如醫生預言，右眼的異常旋即擴展於全身，出現了偏頭痛、神經痛、全身麻痺及隨之而來的失眠。症狀不只帶來肉體的痛苦，也形成間歇性的精神錯亂，而且一步一步將莫泊桑逼向悲慘的末日。

莫泊桑非常喜歡旅行，也想藉此脫離肉體與精神的苦惱。一八八〇年秋天，往科西嘉。一八八一年七月起程赴非洲旅行數月。其後，在他晚年，曾再度旅行非洲，並三次旅遊義大利。一如用鎮痛劑來緩和肉體的痛苦，莫泊桑想藉旅遊灼熱的沙漠、未開拓的土地與古代國家，來逃避幻影、痛苦與死亡的恐懼。短篇小說「謎」中記述主角「我」從非洲大陸回到法國時，曾感覺到某種不吉利的回憶逐漸復甦。莫泊桑當時的心境正是如此。

他不僅常常旅行海外，而且自從開始其作家生涯以後，便常往返於艾德路塔新建的別墅「拉·基烈特」、巴黎邸宅與南法海岸間。在這期間，還定期前往瑞士進行溫泉治療。

一八八六年購得大遊艇「好朋友」後，即以坎納爲據點經常周遊地中海。但是逃離巴黎後的莫泊桑，在此所見的仍是漆黑的未來。隨筆「水上」顯示了莫泊桑那毫無出路的苦惱。

「脂肪球」及其後作品奠定了莫泊桑短篇小說作家的聲名。一八八三年發表的「女人的一生」又給他帶來了連載小說大家的名氣。「好朋友」（一八八五）、「奧里奧爾山」（一八八七）、「兩兄弟」（一八八八）、「堅強如死」（一八八九）、「我們的心」（一八九〇）等一系列長篇小說也始